資治通鑑/卷07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七十五 ◄

資治通鑑
卷七十六 魏紀八

► 卷七十七

起昭陽作噩，盡旃蒙大淵獻，凡三年。

資治通鑑 第076卷

【魏紀八】　起昭陽作噩，盡旃蒙大淵獻，凡三年。

邵陵厲公下嘉平五年（癸酉，公元二五三年）

春，正月，朔，蜀大將軍費禕與諸將大會於漢壽，郭循在坐；禕歡飲沉醉，循起刺禕，殺之。禕資性泛愛，不疑於人。越巂太守張嶷嘗以書戒之曰：「昔岑彭率師，來歙杖節，鹹見害於刺客。今明將軍位尊權重，待信新附太過，宜鑒前事，少以為警。」禕不從，故及禍。

詔追封郭循為長樂鄉侯，使其子襲爵。

王昶、毌丘儉聞東軍敗，各燒屯走。朝議欲貶黜諸將，大將軍師曰：「我不聽公休，以至於此。此我過也，諸將何罪！」悉宥之。師弟安東將軍昭時為監軍，唯削昭爵而已。以諸葛誕為鎮南將軍，都督豫州；毌丘儉為鎮東將軍，都督揚州。

是歲，雍州刺史陳泰求敕并州並力討胡，師從之。未集，而雁門、新興二郡胡以遠役，

遂驚反。師又謝朝士曰：「此我過也，非陳雍州之責！」是以人皆愧悅。

習鑿齒論曰：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為己過，過消而業隆，可謂智矣。若乃諱敗推過，歸咎萬物，常執其功而隱其喪，上下離心，賢愚解體，謬之甚矣！君人者，苟統斯理而以御國，行失而名揚，兵挫而戰勝，雖百敗可也，況於再乎！

光祿大夫張緝言於師曰：「恪雖克捷，見誅不久。」師曰：「何故？」緝曰：「威震其主，功蓋一國，求不得死乎！」

二月，吳軍還自東興。進封太傅恪陽都侯，加荊、揚州牧，督中外諸軍事。恪遂有輕敵之心，復欲出軍。諸大臣以為數出罷勞，同辭諫恪，恪不聽。中散大夫蔣延固爭，恪命扶出。因著論以諭眾曰：「凡敵國欲相吞，即仇讎欲相除也。有仇而長之，禍不在己，則在後人，不可不為遠慮也。昔秦但得關西耳，尚以併吞六國。今以魏比古之秦，土地數倍；以吳與蜀，比古六國，不能半也。然今所以能敵之者，但以操時兵眾，於今適盡，而後生者未及長大，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。加司馬懿先誅王凌，續自隕斃，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，雖有智計之士，未得施用。當今伐之，是其厄會。聖人急於趨時，誠謂今日。若順眾人之情，懷偷安之計，以為長江之險可以傳世，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！今聞眾人或以百姓尚貧，欲務閒息，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。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，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，空出攻楚，身被創痍，介胄生蟣虱，將士厭困苦，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？慮於長久不得兩存者耳。每覽荊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，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，未嘗不喟然歎息也！夙夜反側，所慮如此，故聊疏愚言，以達二、三君子之末。若一朝隕沒，志畫不立，貴令來世知我所憂，可思於後耳。」眾人雖皆心以為不可，然莫敢復難。

丹楊太守聶友素與恪善，以書諫恪曰：「大行皇帝本有遏東關之計，計未施行；今公輔贊大業，成先帝之志，寇遠自送，將士憑賴威德，出身用命，一旦有非常之功，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！宜且案兵養銳，觀釁而動。今乘此勢欲復大出，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，私心以為不安。」恪題論後，為書答友曰：「足下雖有自然之理，然未見大數，熟省此論，可以開悟矣。」

滕胤謂恪曰：「君受伊、霍之托，入安本朝，出摧強敵，名聲振於海內，天下莫不震動，萬姓之心，冀得蒙君而息。今猥以勞役之後，興師出征，民疲力屈，遠主有備，若攻城不克，野略無獲，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。不如案甲息師，觀隙耐勸。且兵者大事，事以

眾濟，眾苟不悅，君獨安之！」恪曰：「諸雲不可，皆不見計算，懷居苟安者也。而子復以為然，吾何望乎！夫以曹芳暗劣，而政在私門，彼之民臣，固有離心。今吾因國家之資，藉戰勝之威，則何往而不克哉！」

三月，恪大發州郡二十萬眾復入寇，以滕胤為都下督，掌統留事。夏，四月，大赦。

漢姜維自以練西方風俗，兼負其才武，欲誘諸羌、胡以為羽翼，謂自隴以西，可斷而有。每欲興軍大舉，費禕常裁製不從。與其兵不過萬人，曰：「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，丞相猶不能定中夏，況吾等乎！不如且保國治民，謹守社稷，如其功業，以俟能者，無為希冀徼幸，決成敗於一舉；若不如志，悔之無及。」及禕死，維得行其志，乃將數萬人出石營，圍狄道。

吳諸葛恪入寇淮南，驅略民人。諸將或謂恪曰：「今引軍深入，疆場之民，必相率遠遁，恐兵勞而功少，不如止圍新城，新城困，救必至，至而圖之，乃可大獲。」恪從其計，五月，還軍圍新城。

詔太尉司馬孚督諸軍二十萬往赴之。大將軍師問於虞松曰：「今東西有事，二方皆急，而諸將意沮，若之何？」松曰：「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、楚自敗，事有似弱而強，不可不察也。今恪悉其銳眾，足以肆暴，而坐守新城，欲以致一戰耳。若攻城不拔，請戰不可，師老眾疲，勢將自走，諸將之不徑進，乃公之利也。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，投食我麥，非深根之寇也。且謂我並力於東，西方必虛，是以徑進。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，出其不意，殆將走矣。」師曰：「善！」乃使郭淮、陳泰悉關中之眾，解狄道之圍；敕毌丘儉等案兵自守，以新城委吳。陳泰進至洛門，姜維糧盡，退還。

揚州牙門將涿郡張特守新城。吳人攻之連月，城中兵合三千人，疾病戰死者過半，而恪起土山急攻，城將陷，不可護。特乃謂吳人曰：「今我無心復戰也。然魏法，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，雖降，家不坐；自受敵以來，已九十餘日矣，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，戰死者已過半，城雖陷，尚有半人不欲降，我當還為相語，條別善惡，明日早送名，且以我印綬去為信。」乃投其印綬與之。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。特乃投夜徹諸屋材柵，補其缺為二重，明日，謂吳人曰：「我但有斗死耳！」吳人大怒，進攻之，不能拔。

會大暑，吳士疲勞，飲水，洩下，流腫，病者太半，死傷塗地。諸營吏日白病者多，恪以為詐，欲斬之，自是莫敢言。恪內惟失計，而恥城不下，忿形於色。將軍朱異以軍事

迓恪，恪立奪其兵，斥還建業。都尉蔡林數陳軍計，恪不能用，策馬來奔。諸將伺知吳兵已疲，乃進救兵。秋，七月，恪引軍去，士卒傷病，流曳道路，或頓僕坑壑，或見略獲，存亡哀痛，大小嗟呼。而恪晏然自若，出住江渚一月，圖起田於潯陽；詔召相銜，徐乃旋師。由此眾庶失望，怨讟興矣。

汝南太守鄧艾言於司馬師曰：「孫權已沒，大臣未附。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，阻兵仗勢，足以違命。諸葛恪新秉國政，而內無其主，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，競於外事，虐用其民，番國之眾，頓於堅城，死者萬數，載禍而歸，此恪獲罪之日也。昔子胥、吳起、商鞅、樂毅皆見任時君，主沒猶敗，況恪才非四賢，而不慮大患，其亡可待也。」

八月，吳軍還建業，諸葛恪陳兵導從，歸入府館，即召中書令孫嘿，厲聲謂曰：「卿等何敢數妄作詔！」嘿惶懼辭出，因病還家。

恪征行之後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，一罷更選，愈治威嚴，多所罪責，當進見者無不竦息。又改易宿衛，用其親近；復敕兵嚴，欲向青、徐。

孫峻因民之多怨，眾之所嫌，構恪於吳主，雲欲為變。冬，十月，孫峻與吳主謀置酒請恪。恪將入之夜，精爽擾動，通夕不寐，又家數有妖怪，恪疑之。旦日，駐車宮門，峻已伏兵於帷中，恐恪不時入，事洩，乃自出見恪曰：「使君若尊體不安，自可須後，峻當具白主上。」欲以嘗知恪意。恪曰：「當自力入。」散騎常侍張約、朱恩等密書與恪曰：「今日張設非常，疑有他故。」恪以書示滕胤，胤勸恪還。恪曰：「兒輩何能為！正恐因酒食中人耳。」恪入，劍履上殿，進謝還坐。設酒，恪疑未飲。孫峻曰：「使君病未善平，有常服藥酒，可取之。」恪意乃安。別飲所繼酒，數行，吳主還內。峻起如廁，解長衣，著短服，出曰：「有詔收諸葛恪。」恪驚起，拔劍未得，而峻刀交下，張約從旁斫峻，裁傷左手，峻應手斫約，斷右臂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，峻曰：「所取者恪也，今已死！」悉令復刃，乃除地更飲。恪二子竦、建聞難，載其母欲來奔，峻使人追殺之。以葦席裹恪屍，篾束腰，投之石子岡。又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績、孫壹軍，殺恪弟奮威將軍融於公安，及其三子。恪外甥都鄉侯張震、常侍朱恩，皆夷三族。

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：「震雷電激，不崇一朝；大風沖發，希有極日；然猶繼之以雲雨，因以潤物。是則天地之威，不可經日浹辰；帝王之怒，不宜言乞情盡意。臣以狂愚，不知忌諱，敢冒破滅之罪以邀風雨之會。伏念故太傅諸葛恪，罪積惡盈，自致夷滅，父子三首，梟市積日，觀者數萬，詈聲成風；國之大刑，無所不震，長老孩幼，無不畢見。

人情之於品物，樂極則哀生，見恪貴盛，世莫與貳，身處台輔，中間歷年，今之誅夷，無異禽獸，觀訖情反，能不憯然！且已死之人，與土壤同域，鑿掘斫刺，無所復加。願聖朝稽則乾坤，怒不極旬，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，惠以三寸之棺。昔項籍受殯葬之施，韓信獲收斂之恩，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。惟陛下敦三皇之仁，垂哀矜之心，使國澤加於辜戮之骸，復受不已之恩，於以揚聲遐方，沮勸天下，豈不大哉！昔欒布矯命彭越，臣竊恨之，不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，其得不誅，實為幸耳。今臣不敢章宣是表以露天恩，謹伏手書，冒昧陳聞，乞聖明哀察。」於是吳主及孫峻聽恪故吏斂葬。

初，恪少有盛名，大帝深器重之，而恪父瑾常以為戚，曰：「非保家之主也。」父友奮威將軍張承亦以為恪必敗諸葛氏。陸遜嘗謂恪曰：「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，在我下者則扶接之；今觀君氣陵其上，意蔑乎下，非安德之基也。」漢侍中諸葛瞻，亮之子也；恪再攻淮南，越巂太守張嶷與瞻書曰：「東主初崩，帝實幼弱，太傅受寄托之重，亦何容易！親有周公之才，猶有管、蔡流言之變，霍光受任，亦有燕、蓋、上官逆亂之謀，賴成、昭之明以免斯難耳。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，不任下人，又今以垂沒之命，卒召太傅，屬以後事，誠實可慮。加吳楚剽急，乃昔所記，而太傅離少主，履敵庭，恐非良計長算也。雖雲東家綱紀肅然，上下輯睦；百有一失，非明者之慮也。取古則今，今則古也，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，誰復有盡言者邪！旋軍廣農，務行德惠，數年之中，東西並舉，實為不晚，願深采察！」恪果以此敗。

吳群臣共議上奏，推孫峻為太尉，滕胤為司徒。有媚峻者言曰：「萬機宜在公族，若承嗣為亞公，聲名素重，眾心所附，不可量也。」乃表峻為丞相、大將軍，督中外諸軍事，又不置御史大夫；由是士人失望。滕胤女為恪子竦妻，胤以此辭位。孫峻曰：「鯀、禹罪不相及，滕侯何為！」峻與胤雖內不沾洽，而外相苞容，進胤爵高密侯，共事如前。

齊王奮聞諸葛恪誅，下住蕪湖，欲至建業觀變。傅相謝慈等諫，奮殺之，坐廢為庶人，徙章安。

南陽王和妃張氏，諸葛恪之甥也。先是恪有徙都之意，使治武昌宮，民間或言恪欲迎和立之。及恪被誅，丞相峻因此奪和璽綬，徙新都，又遣使者追賜死。初，和妾何氏生子皓，諸姬子德、謙、俊。和將死，與張妃別，妃曰：「吉凶當相隨，終不獨生。」亦自殺。何姬曰：「若皆從死，誰當字孤！」遂撫育皓及其三弟，皆賴以獲全。

高貴鄉公上

邵陵厲公下正元元年（甲戌，公元二五四年）

春，二月，殺中書令李豐。初，豐年十七、八，已有清名，海內翕然稱之。其父太僕恢不願其然，敕使閉門斷客。曹爽專政，司馬懿稱疾不出，豐為尚書僕射，依違二公間，故不與爽同誅。豐子韜，以選尚齊長公主。司馬師秉政，以豐為中書令。是時，太常夏侯玄有天下重名，以曹爽親故，不得在勢任，居常怏怏；張緝以後父去郡家居，亦不得意。豐皆與之親善。師雖擢用豐，豐私心常在玄。豐在中書二歲，帝數獨召豐與語，不知所說。師知其議己，請豐相見以詰豐，豐不以實告；師怒，以刀鐶築殺之，送屍付廷尉，遂收豐子韜及夏侯玄、張緝等皆下廷尉，鐘毓案治，云：「豐與黃門監蘇鑠，永寧署令樂敦，冗從僕射劉賢等謀曰：『拜貴人日，諸營兵皆屯門，陛下臨軒，因此同奉陛下，將群僚人兵，就誅大將軍；陛下儻不從人，便當劫將去耳。』」又云：「謀以玄為大將軍，緝為驃騎將軍；玄、緝皆知其謀。」庚戌，誅韜、玄、緝、鑠、敦、賢，皆夷三族。

夏侯霸之入蜀也，邀玄欲與之俱，玄不從。及司馬懿薨，中領軍高陽許允謂玄曰：「無復憂矣！」玄歎曰：「士宗，卿何不見事乎！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，子元、子上不吾容也。」及下獄，玄不肯下辭，鍾毓自臨治之。玄正色責毓曰：「吾當何罪！卿為令史責人也，卿便為吾作！」毓以玄名士，節高，不可屈，而獄當竟，夜為作辭，令與事相附，流涕以示玄；玄視，頷之而已。及就東市，顏色不變，舉動自若。

李豐弟翼，為兗州刺史，司馬師遣使收之。翼妻荀氏謂翼曰：「中書事發，可及詔書未至赴吳，何為坐取死亡！左右可共同赴水火者為誰？」翼思未答，妻曰：「君在大州，不知可與同死生者，雖去亦不免！」翼曰：「二兒小，吾不去，今但從坐身死耳，二兒必免。」乃止，死。

初，李恢與尚書僕射杜畿及東安太守郭智善，智子沖，有內實而無外觀，州裡弗稱也。沖嘗與李豐俱見畿，既退，畿歎曰：「孝懿無子；非徒無子，殆將無家。君謀為不死也，其子足繼其業。」時人皆以畿為誤。及豐死，沖為代君太守，卒繼父業。

正始中，夏侯玄、何晏、鄧颺俱有盛名，欲交尚書郎傅嘏，嘏不受。嘏友人荀粲怪而問之，嘏曰：「太初志大其量，能合虛聲而無實才。何平叔言遠而情近，好辯而無誠，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。鄧玄茂有為而無終，外要名利，內無關鑰，貴同惡異，多言而妒

前；多言多釁，妒前無親。以吾觀此三人者，皆將敗家；遠之猶恐禍及，況暱之乎！」嘏又與李豐不善，謂同志曰：「豐飾偽而多疑，矜小智而昧於權利，若任機事，其死必矣！」

辛亥，大赦。

三月，廢皇后張氏，夏，四月，立皇后王氏，奉車都尉夔之女也。

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於漢。六月，姜維寇隴西。

中領軍許允素與李豐、夏侯玄善。秋，允為鎮北將軍、假節、都督河北諸軍事。帝以允當出，詔會群臣，帝特引允以自近；允當與帝別，涕泣歔欷。允未發，有司奏允前放散官物，收付廷尉，徙樂浪，未至，道死。吳孫峻驕矜淫暴，國人側目。司馬桓慮謀殺峻，立太子登之子吳侯英；不克，皆死。

帝以李豐之死，意殊不平。安東將軍司馬昭鎮許昌，詔召之使擊姜維。九月，昭領兵入見，帝幸平樂觀以臨軍過。左右勸帝因昭辭，殺之，勒兵以退大將軍；已書詔於前，帝懼，不敢發。

昭引兵入城，大將軍師乃謀廢帝。甲戌，師以皇太后令召群臣會議，以帝荒淫無度，褻近倡優，不可以承天緒；群臣皆莫敢違。乃奏收帝璽綬，歸藩於齊。使郭芝入白太后，太后方與帝對坐，芝謂帝曰：「大將軍欲廢陛下，立彭城王據！」帝乃起去。太后不悅。芝曰：「太后有子不能教，今大將軍意已成，又勒兵於外以備非常，但當順旨，將復何言！」太后曰：「我欲見大將軍，口有所說。」芝曰：「何可見邪！但當速取璽綬！」太后意折，乃遣傍侍御取璽綬著坐側。芝出報師，師甚喜。又遣使者授帝齊王印綬，使出就西宮。帝與太后垂涕而別，遂乘王車，從太極殿南出，群臣送者數十人，司馬孚悲不自勝，餘多流涕。

師又使使者請璽綬於太后。太后曰：「彭城王，我之季叔也，今來立，我當何之！且明皇帝當永絕嗣乎？高貴鄉公，文皇帝之長孫，明皇帝之弟子。於禮，小宗有後大宗之義，其詳議之。」丁丑，師更召群臣，以太后令示之，乃定迎高貴鄉公髦於元城。髦者，東海定王霖之子也，時年十四，使太常王肅持節迎之。師又使請璽綬，太后曰：「我見高貴鄉公，小時識之，我自欲以璽綬手授之。」冬，十月，己丑，高貴鄉公至玄武館，群

臣奏請捨前殿，公以先帝舊處，避止西廂；群臣又請以法駕迎，公不聽。庚寅，公入於洛陽，群臣迎拜西掖門南，公下輿答拜，儐者請曰：「儀不拜。」公曰：「吾人臣也。」遂答拜。至止車門下輿，左右曰：「舊乘輿入。」公曰：「吾被皇太后征，未知所為。」遂步至太極東堂，見太后。其日，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，百僚陪位者皆欣欣焉。大赦，改元。為齊王築宮於河內。

漢姜維自鏁道進拔河間、臨洮。將軍徐質與戰，殺其蕩寇將軍張嶷，漢兵乃還。

初，揚州刺史文欽，驍果絕人，曹爽以鄉里故愛之。欽恃爽勢，多所陵傲。及爽誅，欽已內懼，又好增虜級以邀功賞，司馬師常抑之，由是怨望。鎮東將軍毌丘儉素與夏侯玄、李豐善，玄等死，儉亦不自安，乃以計厚待欽。儉子治書侍御史甸謂儉曰：「大人居方岳重任，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，將受四海之責矣！」儉然之。

邵陵厲公下正元二年（乙亥，公元二五五年）

春，正月，儉、欽矯太后詔，起兵於壽春，移檄州郡，以討司馬師。又表言：「相國懿忠正，有大勳於社稷，宜宥及後世，請廢師，以侯就第，以弟昭代之。太尉孚忠孝小心，護軍望，忠公親事，皆宜親寵，授以要任。」望，孚之子也。儉又遣使邀鎮南將軍諸葛誕，誕斬其使。儉、欽將五六萬眾渡淮，西至項；儉堅守，使欽在外為遊兵。

司馬師問計於河南尹王肅，肅曰：「昔關羽虜于禁於漢濱，有北向爭天下之志，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，羽士眾一旦瓦解。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，但急往御衛，使不得前，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。」時師新割目瘤，創甚，或以為大將軍不宜自行，不如遣太尉孚拒之。唯王肅與尚書傅嘏、中書侍郎鍾會勸師自行，師疑未決。嘏曰：「淮、楚兵勁，而儉等負力遠鬥，其鋒未易當也。若諸將戰有利鈍，大勢一失，則公事敗矣。」師蹶然起曰：「我請輿疾而東。」戊午，師率中外諸軍以討儉、欽，以弟昭兼中領軍，留鎮洛陽，召三方兵會於陳、許。

師問計於光祿勳鄭袤，袤曰：「毌丘儉好謀而不達事情，文欽勇而無算。今大軍出其不意，江、淮之卒，銳而不能固，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，此亞夫之長策也。」師稱善。

師以荊州刺史王基為行監軍，假節，統許昌軍。基言於師曰：「淮南之逆，非吏民思亂也，儉等誑誘迫脅，畏目下之戮，是以尚屯聚耳。若大兵一臨，必土崩瓦解，儉、欽之

首不終朝而致於軍門矣。」師從之。以基為前軍，既而復敕基停駐。基以為：「儉等舉軍足以深入，而久不進者，是其詐偽已露，眾心疑沮也。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，而停軍高壘，有似畏懦，非用兵之勢也。若儉、欽虜略民人以自益，又州郡兵家為賊所得者，更懷離心，儉等所迫脅者，自顧罪重，不敢復還，此為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奸究之源，吳寇因之，則淮南非國家之有，譙、沛、汝、豫危而不安，此計之大失也。軍宜速進據南頓，南頓有大邸閣，計足軍人四十日糧。保堅城，因積穀，先人有奪人之心，此平賊之要也。」基屢請，乃聽，進據水隱水。

閏月，甲申，師次於水隱橋，儉將史招、李續相次來降。王基復言於師曰：「兵聞拙速，未睹巧之久也。方今外有強寇，內有叛臣，若不時決，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。議者多言將軍持重。將軍持重，是也；停軍不進，非也。持重，非不得之謂也，進而不可犯耳。今保壁壘以積實資虜而遠運軍糧，甚非計也。」師猶未許。基曰：「將在軍，君令有所不受。彼得則利，我得亦利，是謂爭地，南頓是也。」遂輒進據南頓，儉等從項亦欲往爭，發十餘里，聞基先到，乃復還保項。

癸未，征西將軍郭淮卒，以雍州刺史陳泰代之。

吳丞相峻率驃騎將軍呂據、左將軍會稽留贊襲壽春，司馬師命諸軍皆深壁高壘，以待東軍之集。諸將請進軍攻項，師曰：「諸軍得其一，未知其二。淮南將士本無反志，儉、欽說誘與之舉事，謂遠近必應；而事起之日，淮北不從，史招、李繼前後瓦解，內乖外叛，自知必敗。困獸思鬥，速戰更合其志。雖雲必克，傷人亦多。且儉等欺誑將士，詭變萬端，小與持久，詐情自露，此不戰而克之術也。」乃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，自安風向壽春；征東將軍胡遵督青、徐諸軍出譙、宋之間，絕其歸路；師屯汝陽。毌丘儉、文欽進不得鬥，退恐壽春見襲，計窮不知所為。淮南將士家皆在北，眾心沮散，降者相屬，惟淮南新附農民為之用。

儉之初起，遣健步繼書至兗州，兗州刺史鄧艾斬之，將兵萬餘人，兼道前進，先趨樂嘉城，作浮橋以待師。儉使文欽將兵襲之。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於樂嘉，欽猝見大軍，驚愕未知所為。欽子鴦，年十八，勇力絕人，謂欽曰：「及其未定，擊之，可破也。」於是分為二隊，夜夾攻軍。鴦率壯士先至鼓噪，軍中震擾。師驚駭。所病目突出，恐眾知之，嚙被皆破。欽失期不應，會明，鴦見兵盛，乃引還。師謂諸將曰：「賊走矣，可追之！」諸將曰：「欽父子驍猛，未有所屈，何苦而走？」師曰：「夫一鼓作氣，再而衰。鴦鼓噪失應，其勢已屈，不走何待！」欽將引而東，鴦曰：「不先折其勢，不得也。」乃與

驍騎十餘摧鋒陷陳，所向皆披靡，遂引去。師使左長史司馬班率驍將八千翼而追之，驁以匹馬入數千騎中，輒殺傷百餘人，乃出，如此者六七，追騎莫敢逼。

殿中人尹大目小為曹氏家奴，常在天子左右，師將與俱行，大目知師一目已出，啟云：「文欽本是明公腹心，但為人所誤耳；又天子鄉里，素與大目相信，乞為公追解語之，令還與公復好。」師許之。大目單身乘大馬，被鎧冑，追欽，遙相與語。大目心實欲為曹氏，謬言：「君侯何苦不可復忍數日中也！」欲使欽解其旨。欽殊不悟，乃更厲聲罵大目曰：「汝先帝家人，不念報恩，反與司馬師作逆，不顧上天，天不祐汝！」張弓傅矢欲射大目。大目涕泣曰：「世事敗矣，善自努力！」

是日，毌丘儉聞欽退，恐懼，夜走，眾遂大潰。欽還至項，以孤軍無繼，不能自立，欲還壽春；壽春已潰，遂奔吳。吳孫峻至東興，聞儉等敗，壬寅，進至橐皋，文欽父子詣軍降。毌丘儉走，比至慎縣，左右人兵稍棄儉去，儉藏水邊草中。甲辰，安風津民張屬就殺儉，傳首京師，封屬為侯。諸葛誕至壽春，壽春城中十餘萬口，懼誅，或流迸山澤，或散走入吳。詔以誕為鎮東大將軍、儀同三司，都督揚州諸軍事。夷毌丘儉三族。儉黨七百餘人繫獄，侍御史杜友治之，惟誅首事者十餘人，餘皆奏免之。儉孫女適劉氏，當死，以孕系廷尉。司隸主簿程鹹議曰：「女適人者，若已產育，則成他家之母，於防則不足懲奸亂之源，於情則傷孝子之恩。男不遇罪於他族，而女獨嬰戮於二門，非所以哀矜女弱、均法制之大分也。臣以為在室之女，可從父母之刑；既醮之婦，使從夫家之戮。」朝廷從之，仍著於律令。

舞陽忠武侯司馬師疾篤，還許昌，留中郎將參軍事賈充監諸軍事。充，逵之子也。

衛將軍昭自洛陽往省師，師令昭總統諸軍。辛亥，師卒於許昌。中書侍郎鍾會從師典知密事，中詔敕尚書傅嘏，以東南新定，權留衛將軍昭屯許昌為內外之援，令嘏率諸軍還。會與嘏謀，使嘏表上，輒與昭俱發，還到洛水南屯住。二月，丁巳，詔以司馬昭為大將軍、錄尚書事。會由是常有自矜之色，嘏戒之曰：「子志大其量，而勳業難為也，可不慎哉！」

吳孫峻聞諸葛誕已據壽春，乃引兵還。以文欽為都護、鎮北大將軍、幽州牧。

三月，立皇后卞氏，大赦。後，武宣皇后弟秉之曾孫女也。

秋，七月，吳將軍孫儀、張怡、林恂謀殺孫峻，不克，死者數十人。全公主譖朱公主於峻，曰「與儀同謀」。峻遂殺朱公主。

峻使衛尉馮朝城廣陵，功費甚眾，舉朝莫敢言，唯滕胤諫止之，峻不從，功卒不成。

漢姜維復議出軍，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，以為：「國小民勞，不宜黷武。」維不聽，率車騎將軍夏侯霸及翼同進。八月，維將數萬人至枹罕，趨狄道。

征西將軍陳泰敕雍州刺史王經進屯狄道，須泰軍到，東西合勢乃進。泰軍陳倉，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漢人戰不利，經輒渡洮水。泰以經不堅據狄道，必有他變，率諸軍以繼之。經已與維戰於洮西，大敗，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，餘皆奔散，死者萬計。張翼謂維曰：「可以止矣，不宜復進，進或毀此大功，為蛇畫足。」維大怒，遂進圍狄道。

辛未，詔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，與陳泰並力拒維；戊辰，復以太尉孚為後繼。泰進軍隴西，諸將皆曰：「王經新敗，賊眾大盛，將軍以烏合之卒，繼敗軍之後，當乘勝之鋒，殆必不可。古人有言：『蝮蛇螫手，壯士解腕。』《孫子》曰：『兵有所不擊，地有所不守。』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。不如據險自保，觀釁待敝，然後進救，此計之得者也。」泰曰：「姜維提輕兵深入，正欲與我爭鋒原野，求一戰之利。王經當高壁深壘，挫其銳氣，今乃與戰，使賊得計。經既破走，維若以戰克之威，進兵東向，據櫟陽積穀之實，放兵收降，招納羌、胡，東爭關、隴，傳檄四郡，此我之所惡也。而乃以乘勝之兵，挫峻城之下，銳氣之卒，屈力致命，攻守勢殊，客主不同。兵書曰：『修櫓轅轀，三月乃成，拒堙三月而後已。』誠非輕軍遠入之利也。今維孤軍遠僑，糧谷不繼，是我速進破賊之時，所謂疾雷不及掩耳，自然之勢也。洮水帶其表，維等在其內，今乘高據勢，臨其項領，不戰必走。寇不可縱，圍不可久，君等何言如是！」遂進軍度高城嶺，潛行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，多舉烽火，鳴鼓角。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至，皆憤踴。維不意救兵卒至，緣山急來攻之，泰與交戰，維退。泰引兵揚言欲向其還路，維懼，九月，甲辰，維遁走，城中將士乃得出。王經歎曰：「糧不至旬，向非救兵速至，舉城屠裂，覆喪一州矣！」泰慰勞將士，前後遣還，更差軍守，並治城壘，還屯上邽。

泰每以一方有事，輒以虛聲擾動天下，故希簡上事，驛書不過六百里。大將軍昭曰：「陳征西沉勇能斷，荷方伯之重，救將陷之城，而不求益兵，又希簡上事，必能辦賊故也。都督大將不當爾邪！」

姜維退駐鐘提。

初，吳大帝不立太廟，以武烈嘗為長沙太守，立廟於臨湘，使太守奉祠而已。冬，十二月，始作太廟於建業，尊大帝為太祖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